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禪真逸史  
第二十五回 遭屈陷叔姪下獄 反囹圄俊傑報讎

詩曰：嗜利兇徒駕禍殃，暗中羅織害賢良。  
英雄束手甘囚禁，衰老含冤繼死亡。  
怒激風雷驅魍魎，重開日月創家邦。  
從茲將士如雲集，會見岐陽作戰場。

話說杜伏威聽叔父訴管賢士之言，不覺大笑。杜應元道：「賢姪如何好笑？」杜伏威答道：「我不笑三叔，笑那管呵脬，來說是非者，即是是非人。有了一二兩銀子，不會打官司，反與棍徒騙去使用，若說圍碁賭勝，人之常情，我雖不合，他也不應。他說輸五七百兩銀子與我，有何憑據，任那廝告去，不妨事。」杜應元見姪兒說得有理，放下了心，安坐不動。

叔姪二人且去備辦牲禮，邀請親族，同往祖墳上，將杜悅骸骨埋葬，祭祖已畢。杜伏威拜謝了叔姪，就要打點起程。杜應元道：「賢姪初來，未曾備得一杯酒相待，嫡枝骨肉，諒不見嫌，怎忍棄我就去？」杜伏威道：「感承叔父孀娘厚情，本該在此侍奉，但來此日久，恐林老爺懸念，故欲拜辭。」孔氏道：「粗茶淡飯，姪兒休得嗔嫌要去，況小管之說，未知真假，賢姪兒稍停數日，見一個分曉，你也去得放心。」杜伏威道：「孀娘恁地說時，小姪再留數日。」夫妻二人，歡天喜地款待著他。杜伏威自去合那祖師教飢丹和神仙充腹丸。

再說管呵脬等至黃昏，不見杜應元覆話，心裏暗想：「這廝不來見我，正好放心行事，今番怪我不得。」當晚寫成狀子，筆削了出門入戶的字眼，次日黎明，扮做桑參將管家，投文隊裏進去，遞了狀詞併帖子。這岐陽郡太守，覆姓諸葛，名敬，字秉恭，為官清正，立性廉明。當下見了帖子狀詞，便喚管呵脬上前問道：「你家主好沒來由，自己兒子賭錢不能誨訓，反告他人騙誘，若審到賭博情由，連你家公子也脫不去了。」管賢士稟道：「小的家主，平素並無隻字入公門，今值不得已事，干瀆爺爺，公子素習儒業，足不出門。今春偶遭惡鄰杜應元，收一來歷不明之人，假稱親姪，兇頑狡獪，又嫖又賭，善語能言，奸詐百出，賺誘我家公子，飲酒嫖耍，次後引入賭場，叔姪二人粧成圈套，設席騙公子飲酒，一夜之中，局去金銀五百兩。家主盤庫賞軍，庫中錢糧卻沒了一千餘兩。局賭之物，即係朝廷錢糧，不得不告，伏乞爺爺作主。」太守笑道：「若說是庫中錢糧，為何被公子竊去賭博，是你家老爺不謹了。狀子暫准，待後審實，再行擬議。」管賢士叩頭而出。

昔人有唆訟賦一篇，以著其惡。賦曰：

世道衰而爭端起，刁風盛而訟師出。橫虎狼之心，懸溝壑之欲。最怕太平，惟喜多事。靠利口為活計，不田而農。倚刀筆作生涯，無本而殖。媒孽禍端，妄相告許。聯聚朋黨，互計舞文。閹閹婚姻，一交構遂違秦晉之好。公平田地，纔調弄便興鼠雀之詞。搬鬥兩下相爭，捏證打傷人命，離間同胞失好，虛裝苦占家私。寫呈講價，做狀索錢，碎紙稿以滅其蹤，洗牌字而泯其跡。價高者，推敵百般，惟求聳動乎官府。價輕者，一味平淡，那管理沒了事情。顛倒是非，飛片紙能喪數人之命。變亂黑白，造一言可破千金之家。撈得浮浪屍首，奇貨可居。緝著詭詐田糧，詐袋在此。結識得成招大盜，囑他攀扯冤家。畜養個久病老兒，攙渠跌詐富室。設使對理，則硬幫見證，而將無作有。或令講和，則低銀首飾，而弄假為真。律條當堂可陳，誥令隨口而出。茶罷聞言，即鼓掌而歡笑曰：「老翁高見，甚妙甚妙，吾輩真個不及。」酒闌定計，乃側首而沉吟曰：「學生愚意，這等這等，執事以為何如？」以院司為衣鉢，陸地生波。藉府縣為囂媒，青天掣電。朝來利在于趙，乃附趙以斃錢。晚上利在于錢，復向錢以傾趙。又能餽舌李客之言，送于張氏之耳。復探張氏之說，悅乎李客之心。剛強輩圖決勝，則進囑託之謀。愚弱者欲苟安，則獻買和之策。乘打點市恩皂快，趁請託結好吏書。倘幸勝則曰非人力不至于此，倘問輸則曰使神通其如命何。或造不根謗帖，以為中傷之階。或捏無影訪單，以賈滔天之禍。彼則踞華屋，被文衣，猶懷虎視之心。孰敢批龍鱗，撩虎鬚，聲彼通天之惡！故欲興仁俗，教唆之律宜嚴。冀挽頹風，珥筆之奸當殺。管呵脬逕奔桑參將衙內，見了桑皮勛，聲喏道：「大相公賀喜，狀詞已准，準備見官對理。」將狀抄與桑皮勛看了。

桑皮勛大喜，留管呵脬書房中酒飯，取銀兩，遞與管賢士道：「煩兄衙門使費，如少再來取罷，對理之詞，臨期還乞指點，千萬用心，莫誤！」管賢士道：「一應使費，衙門上下，都是小人承管，對詞亦是不難。只有一件，令尊大人處，公子宜早講明，作速見官斷送那廝，不可停留長智。」桑皮勛道：「多承指教。」管呵脬得了銀子，作別去了。晚上，桑皮勛對父親說知此事，求父作主。桑從德大怒道：「畜生不潛心經史，暗行賭博，效下流所為，又生事告人，大膽來對我說，可惱可恨，咄！」桑皮勛見父親盛怒，不敢多言。折轉身望內房裏就走，見母親白氏，細說前因：「今已告成，父親又不肯管，倘若訟事輸了，被人恥笑，只索往水中一跳，倒也乾淨，免得露醜。」

白氏心中憂慮，對桑參將道：「我和你夫妻二人，止有一子，雖是不肖，豈忍坐視！見官時受些叱辱，不惟我與你失了體面，倘畜生做些不測之事出來，那時悔之無及。」桑從德道：「我也知道，奈是賭博之事，貽害甚大，今次若縱了他，日後怎肯改過？待他危急，自有道理。」夫人道：「雖然如此，父子之情，還當覆庇他，嚴加警戒，下次便了。」這桑參將被夫人三言兩語說動了情，只得打轎上府，至迎賓館，候太守相見禮畢茶罷，桑參將將前事細訴一遍。

太守道：「老先生駕臨，無不領教。只是令郎公子，入于賭場，難分彼此，學生若不整治一番，縱其得志，下次老先生愈難訓誨。況錢糧乃朝廷重務，令郎盜出賭博，老先生亦失于檢點矣！學生藥言，老先生莫罪。」桑參將被太守搶白數句，氣得閉口無言，起身相辭，回衙對夫人道：「知府反把錢糧誣畜生賭博，怎生是好？」夫人道：「既太守作難，只令家僮去對理，嘉兒只不出官，錢糧又不缺少，彼亦無奈我何。」桑參將道：「此言亦可，不去催他拘提，輕放那廝罷了。」因此兩下將這場訟事擱定了。將及半月，不期諸葛太守父親身故，一壁廂申詳丁憂文書，一壁廂打點奔喪回籍，將印交與府丞掌管。那管呵脬時常在府門前探聽，一知太守丁憂，忙入桑衙通報，桑皮勛大喜。你道為何？

原來這本府府丞，姓吳名恢，向與桑從德交往情密，雖是儒林出身，性兼貪酷，一味糊塗。有這個機會，故此大喜。當時桑參將聞此消息，忙往府中將上項事向吳恢備細說了，又道：「今得老公祖署事，乞來清目，感恩不淺。」吳恢滿口應允道：「既是令郎被人賺賭，學生即時拘審究罪，只須數字見論，何煩老先生大駕親臨。」桑從德稱謝而別。管賢士和桑皮勛道：「這場官司，幸落在老吳手裏。有了令尊面情，必然大勝。但老吳有些毛病，最貪財物，倘杜應元叔姪爭氣，用了見識，先送禮物進去，劈了令尊體面，勝負之間，未可必也，依小管愚見，還須先下手為強，將些財禮送與吳公，方是萬全之策，大相公意下何如？」桑皮勛道：「兄甚在行，見識高妙。只是家君不肯，如之奈何？」管賢士道：「古人說得好，孝順官司，忤逆道場。公子貫朽粟陳，金銀滿庫，何在于三五兩銀子！就瞞著令尊將私蓄之物，親自送入吳二府衙內，自然老吳歡喜，隨意奉承，要問那廝一個死罪，也是肯的。」桑皮勛笑道：「些須銀兩，何足為惜，但告狀雖是家尊出名，我亦是本府犯人，豈有親自送銀之理？足下若有門路，煩勞轉送何如？」管賢士笑道：「吳公署印過龍的人，我儘相熟，只是銀兩重託，小可不敢承當。還須選一個能事的盛使自去方可。」桑皮勛將手指著管賢士道：「小人哉！管兄也。我既託你做事，豈有疑你之心。我衙裏這班狗才，都是囊糠躲懶的驢馬，焉可託以機密重事。足下不必多疑，放心行事。」說罷，走入裏面，取出五兩一錠大銀，送與管賢士道：「煩兄即便行事，停妥時復我一聲。」管賢士道：「不須大相公叮囑，管取停當，只恐少些。」說罷，袖銀辭別。

原來這五兩銀子，不是送與吳府丞的，乃是管呵脬指官誑騙之法。若是吳公，這五兩如何打得他倒？管呵脬拿了銀子，笑嘻嘻奔回家來，遞與渾家。渾家道：「這銀子從何處來的？」管呵脬道：「連幾日賭輸了，手中甚是乾燥，幸遇著一場公事，賺得

這一錠銀子，儘夠我數月滋潤。」渾家又問：「怎地有這若干？」管呵呬道：「那桑公子是個桑皮筋，平日有些臭吝，被我騙他告狀，將這銀子教我送入吳府丞衙內。我想桑參將正掌兵權，炎炎之勢，不愁吳府丞不奉承，何必又送禮物！被我一片巧言，立刻哄得銀子入手。你且藏下，慢慢地受用。」渾家歡喜，將銀子藏了不題。

再說杜應元與杜伏威道：「管呵呬所言之事，將有半月，怎不見動靜？」杜伏威道：「畢竟是那廝調謊。」杜應元道：「早是賢姪說破，不然，已被那廝哄賺。」二人正說話間，只見門首走入兩個人來，你道是誰？原來是府裏公差。有掛枝兒詞為證：

著青衣，進門來大呼小叫。兩小弟，奉公差那怕勢豪。不通名，單單的稱個表號。有話憑分付，登門只這遭。明早裏拘齊也，便要去點卯。

喫罷茶，就開科道其來意。有某人，為某事單告著伊。莫輕看，他是個有錢的豪貴。摸出官牌看，一字不曾虛。急急的商量也，莫要耽誤你。

喫酒飯，假做個斯文模樣。我在下，極愚直無甚智算。他告伊，沒來由真真冤枉。說便這等說，還須靠白鏹。不信我的良言也，請伊自去想。

酒飯畢，不起身聲聲落地。這牌生，限得緊豎容誤期。有銀錢，快拿出何須做勢。若要周全你，包兒放厚些。天大的官司也，我也過得水。

接銀包，纔道聲道問多謝。忙扯封，估銀水如何這些。我兩人，不比那窮酸餓鬼。輕則輕了已，不送也由伊。明日裏到公庭也，包你爛隻腿。

杜應元迎到廳上坐下，問道：「二兄何事光顧？」那二人道：「兩小弟是本府公差，奉吳爺鈞牌，奉請二公講話。」杜應元心下已明白了。一個公人腰邊取出一紙花邊牌票，上寫著：「為局賭事，原告官宦桑從德，抱告人桑聰，被告犯人二名杜應元杜伏威，干證管賢等。」杜應元看畢，即辦酒飯款待，送了些差使錢。公人約定聽審日期，去了。

杜應元煩惱道：「悔氣，沒來由惹下一場官司，怎生區處！」杜伏威道：「三叔不須憂慮，小姪自去分理，諒這小小訟事，何必介懷，任他裝甚圈套，我臨期自有主見。」過了數日，公人拘了原被告干證等，齊到府中候審，一同堂上跪下。吳恢見了桑皮筋，慌忙請起，立在傍邊問道：「公子被光棍賺賭，委實騙了幾多銀兩，從實講來。」桑皮筋道：「罪人素習儒業，不省賭博之事，被惡鄰積棍杜應元叔姪二人，百計引誘，先入御衙，幫閑嫖耍。次後引歸家內，灌醉賭錢，一夜之間，輸卻五百三□四兩銀子。粧局賺騙，心實不甘，冒瀆公祖老爺，乞求天判。」吳恢笑道：「黑夜飲酒，又非貿易之時，為何帶這許多銀兩？」桑皮筋青了臉，不能回答。

管呵呬見了，心中想道：「決撒了！」連忙跪向前幾步答道：「黑夜飲酒，公子委實不曾帶銀，只因醉後糊塗，為小失大。始初輸得不多，公子忿氣相持，落了圈套，積輸五百餘兩。公子欲回，被杜伏威恃強相劫，不放轉動，直待家僮送銀完足，方得回衙，這是小人親見，並沒半毫虛說。」吳恢喝道：「你是何人，輒敢多言！」管賢士道：「小人狀上有名，干證名喚管賢士。」吳恢又喝道：「桑公子在杜應元家裏相賭，你為何知其備細？」管賢士道：「小的與桑公子杜應元二家，俱係貼鄰，燈火相照，當夜五更，忽聞得有人喊叫，仔細聽時，是桑公子聲音，大聲叫局賭殺人，彼時小人恐連累排鄰，急起來穿了衣服，開門一看，卻是杜應元家裏吵鬧，小人敲開門入去問時，桑公子與杜伏威扯做一塊，一個要取銀，一個不肯，小人替他和解，即忙著桑衙管家，回去取銀來交足，方得放回。此乃目擊之事，伏望爺臺明鏡。」杜應元道：「小人世代儒門，安貧守分。嫖賭二字，乃下流之事，素所深戒。止于閑暇之時，和桑公子圍碁消遣，或賭一二東道，未嘗賭甚財帛，怎麼就叫做局賭，都是這管賢士唆哄成訟，費老爺天心。不要說五百銀子，便是五□文錢，也不曾見有。」管呵呬攬口道：「杜應元，你在青天爺爺跟前，不要推賴！眼眨眨見那雪白銀子擄了進去，彼時你還道：『小管，累兄了。』我和你都是鄰比之間，護得那一個，天理人心，難逃公論。」

吳恢手捋長髯笑道：「這老狗才還要胡賴，著圍碁便是賭局之訛，賽東道即是騙錢之法，眼見得局賭騙錢了，尚賴到何處去，從實供招，免受重刑。」杜應元道：「小人和桑公子委實未曾相賭，並無錢物往來，都是管賢士捏詞唆哄與訟，又來硬證。伏乞老爺明鏡燭冤，救拔小人殘喘。」吳恢喝道：「老奴賤骨，不經刑罰，焉肯成招。」叫左右：「上起來棍來。」兩傍皂隸吆喝一聲，正欲動手，杜伏威高聲叫道：「不必夾我叔叔，賭錢賺物，都是我一身所為，招承就是，何必動刑！」吳恢將杜伏威看了幾眼，笑道：「此子年紀雖小，卻也老實。快快招來，省受苦楚。」杜伏威道：「五百三□四兩銀子，是小人得了，但不知桑家是那一個家僮送來的，還是甚物包裹？幾錠幾件幾□塊，說得明白，小人一一還他。」管呵呬道：「是一皮箱藏著，五□三封零一小包，是桑衙來壽進順兩個蒼頭扛到你家，何須胡扯。」杜伏威道：「黑夜扛銀子在箱內，為何你備知數目？」管呵呬道：「我將銀一封封打開，遞與你叔叔，還上天平兌過，方收進去。是我當面交割的，緣何不知詳細。我處銀與你，不過要息兩家爭鬧。我與你是甚冤家，苦味心害你。」

吳恢道：「是了，看此鏹餓光棍，豈不是個賭賊，快快上起來棍來！」杜伏威伸出腳來，厲聲道：「桑皮筋管呵呬，頭頂上是甚麼東西，任你夾上幾百棍，銀子沒有是實！」吳府丞大怒，喝教動刑。兩班公人內一聲喊，把杜伏威拖番，將左腳放上夾棍，杜伏威只是不做聲。吳恢道：「這潑皮還不招？」杜伏威道：「便是右腳上再用夾棍，也不招成！」吳恢喝左右將右腳一發雙夾了。杜伏威伸著兩足，任憑公人收緊繩索，咕咕地來攏來，恰似夾木頭石塊一般，動也不動。吳府丞和滿堂吏書等，都看得呆了，一齊想道：「世間有這等鐵皮鋼筋不怕疼的。」吳恢又教左腳上先敲五□棍。公人提起杖來，用力打下，但聽朴朴之聲，就如打在牛皮之上，並不叫半聲疼痛。一連打了二□餘下，忽聽一聲響，夾棍連繩俱斷了。吳恢沒做理會處，叫：「且將杜伏威丟下，把那老頭兒上了夾棍。」這杜應元怎比姪兒有法術，老皮肉上，略將繩子收緊，即喊叫連天。吳恢又教行杖。杜應元實熬不過，只得招認有銀，俱已花費散了，情願變產賠償。吳恢令放了夾棍，寫下供狀。將叔姪二人，發下獄中監候，放公子干證等散去。桑皮筋管呵呬和一夥探望的親友，酌酒慶賀去了。值日牢子帶杜應元杜伏威二人人監房裏來，但見：

昏慘慘陰霾蔽日，黑沉沉臭惡難聞。牢頭一似活閻君，獄卒施威兇狠。無數披枷帶鎖，幾多床桯籠墩，四肢緊縛鼠刺睛，尤白皮抽粗棍。

當日獄內上下人役等，都得錢財，打點一間潔靜房兒與他二人安身。

此時杜應元心下煩惱，止不住腮邊流淚。杜伏威見了，□分焦躁，躊躇了半夜，暗想：「我要脫身，反掌之易。奈是帶累三叔受苦，怎生區處？」驀然計上心來，必須如此如此，三叔方可出獄。數日後，吳府丞捉杜應元二人比較。杜伏威稟道：「小人叔姪兩個，俱已收監，要賠桑衙銀兩，何以措處？老爺將小人監候，放叔叔回家，變賣產業，以償桑衙。不然，今年監到明歲，銀子從何而來？」吳府丞道：「也說得是。」將杜應元討了保狀，暫放回家，限□日之內完納。過限無銀，重責再監。將杜伏威依舊關禁獄中。

杜應元別了姪兒，出離府門，回家來見了媽媽孔氏，抱頭痛哭。杜應元哭道：「我生平半百之外，未曾受此苦楚。不知前生怎地種此禍根，今日遭這般屈事？」孔氏勸道：「官杖天災，繫于大數，不必怨恨，但吳府丞判償桑衙的銀兩，何以措處。」杜應元道：「今日這狗官放我回來，限定□日內變產完納給官，將姪伏威復監禁大監，這場冤禍怎了！」孔氏道：「五百餘兩銀子，非同小可，縱使變賣家產，也不能就有。」勝金姐整治茶飯，請二人晚膳。杜應元茶水不沾，媽媽也不動箸。夫妻煩惱，進房安宿。杜應元睡于床上，憂思悽愴，無計可施。捱至夜半，推說東廁淨手，蹇入書房內自縊而死。孔氏見夫主起去多時，心下猜疑：「員外說去淨手，為何不來睡？」慌忙披衣起來，叫丫鬟點燈到東廁尋覓有人否。四下裏將燈照覓，並無蹤影。孔氏驚惶，急喚勝金來福起來。來福尋至西首書房裏，只見家主高高懸在梁上。來福叫道：「不好了！媽媽快來，員外縊死在此了！」孔氏魂不附體，忙奔

人來，放下渾身冰冷，氣已絕了。舉家嚎啕。孔氏痛哭，跌足號呼道：「天呵！此恨此冤，皇天可鑒，願同歸九泉，赴冥司告狀，殺此二賊！」放聲大慟，不覺撲然倒地。勝金等連忙將湯灌時，已不下咽，骨都都痰如潮湧，頃刻而亡。

可憐醇厚夫妻，負屈含冤，雙雙死于非命。當下驚動左鄰右舍，家家起來探望，見杜應元夫妻二人，俱已身死，無不垂淚嗟嘆。至天色已明，一片聲傳說：「桑父子倚官託勢，活活地逼死人命。」消息傳入岐陽府來，吳恢聞得此說，卻也踉蹌不安，不敢陞堂審事。桑皮勛等都各心慌，止有管呵呷呵呵笑道：「倔強老賊，不知通變，端的送了殘生。不要說這兩條狗命，便再死幾個何妨！」有詩為證：

腹中懷劍笑中刀，從此囹圄生禍苗。

斧劈頭顱傾狗命，至今人鑑管呵呷。

卻說杜伏威正在牢房裏納悶尋睡，忽見禁子道：「杜郎好睡哩。」杜伏威笑道：「禁子哥，這不見天日的去處，不尋睡卻做甚麼？」禁子道：「一樁禍事臨身，你還睡得著，竟不知哩！」杜伏威道：「被人屈陷，身居縲絏之中，晦氣不小，還有甚禍事來尋我？」禁子道：「令叔自縊身亡，令嬸哭絕而死，你還安心不動？」杜伏威失驚道：「那有此話？禁子哥，莫非取笑？」禁子道：「滿城傳說，遍處聞知。今早報官，與益不敢坐堂，豈是哄你？」杜伏威聽罷跳起身來，大喊一聲道：「罷了！」驚得禁子慌張無措，連忙掩住杜伏威口道：「這牢獄中，不是大驚小怪之處，莫帶累我喫棒。」杜伏威一手拉開道：「我杜爺納氣坐監，皆因怕拖累了三叔。今已棄世，復何慮哉！禁子哥，你為人忠厚，我不害你，快快躲避。」說罷，口中默誦真言，驀地裏霹靂一聲振響，搖天動地，驚得眾獄卒禁子沒處藏身，一齊暗暗地叫苦。

那雷聲就如擂鼓一般，霎時間鬼哭神嚎，陰風慘慘。杜伏威大叫：「在獄眾多好漢，有膽量的，一齊隨我打出獄去，殺這賊胚，替民除害。」只見一片聲相應道：「我等願隨豪傑逃生！」杜伏威當先手持短斧，砍開牢門。監內有一二百個囚犯，同聲吶喊，一直殺入府堂上來。杜伏威首先搶入私衙，此時衙裏也預有準備，迎出數箇虞侯幹辦，挺鎗持刀攔住，被杜伏威一斧一個，盡皆斫倒，領著一夥囚犯，直奔府丞房裏來，四圍尋找不見。杜伏威將一個丫鬟揪倒，踏住胸脯喝道：「吳恢躲在何處？」丫鬟指道：「都藏在那床下。」杜伏威一斧殺了丫鬟，與眾好漢扯開床來，果見吳恢和一美妾，躲在床下。杜伏威一手揪住，喝道：「好賊狗！貪財趨勢，屈陷良民，今日逃那裏去！」吳恢跪在地上，哀求道：「乞饒性命，下次學做好官。」說話未完，頭已落地。眾好漢動手將美妾，砍為肉泥。吳府中是男是女，殺得盡絕。

杜伏威領眾人復身殺出府門外，逕趕入桑參將衙裏來。參將夫婦數不該死，因兒子不肖，三日前卻搬進參將府廨子內，和一般兒婢自往去了。衙內止有桑皮勛妻子和兒女小廝丫鬟七人，杜伏威盡皆砍死，單不見了桑皮勛。杜伏威心下不忿，令人四下搜尋，尋至側廳天花板上，搜出一個老家僮來，捉至杜伏威跟前，問桑皮勛在何處。家僮道：「適纔和管呵呷到張一兒家喫酒去了。」杜伏威大喝道：「引我去見那廝，即饒汝命！」家僮道：「願引爺爺去捉，只求饒命。」一個好漢押這家僮引路，杜伏威和眾好漢隨後，頃刻間到了張一兒門首。只聽得樓上唱飲歡笑，杜伏威趕入中門，一個湯保在灶下燙酒，問道：「是那個撞人來？」早被一斧砍死。杜伏威首登樓，只見桑皮勛上坐，兩個妓者和管呵呷陪陪。管呵呷一見杜伏威走到，驚得魄散魂消。正待往窗外逃生，被杜伏威攔腰一斧斫倒，頂門上又復一斧，登時一命歸陰。桑皮勛驚得挫倒窗邊，掙扎不得，況且醉後，口裏哼哼地只叫：「饒了罷，不告了。」杜伏威道：「我今日替你抽了這條筋！」被眾好漢刀斧齊上，砍做七八段。有詩為證：

莫言報施慘，害人乃自害。

天道豈無知，今日方稱快。

兩個妓者並那引路的家僮，都戰抖抖地跪著，磕頭叫饒命。

杜伏威道：「不干這兩個油頭饒你去，只是這個老狗才，別人要殺你的家主，你就引路殺他，賣主求生，不義之甚！」一發殺了。一齊哄出門外，放起一把火，都搶到杜應元家內。伏威忙教勝金姐收拾細軟衣服首飾金銀珠玉之類，教來福領了一班家僮，隨我逃命，一面將杜應元夫妻屍首，扛在後園牆下，推上牆而掩之，就將宅子放起一把火來。

眾好漢商議道：「打從何門出去，方是活路？」杜伏威指道：「從東門殺出，自有處可以安身，只要齊心奮力，方得死裏逃生。」眾好漢一同應道：「生死願隨，並無異志。」此時喊聲動地，火光燭天，滿城中鼎沸，家家閉戶關門，個個藏身避跡。

看官，你道如何沒人攔擋？事起倉卒，桑參將又離家甚遠，就是要報官發兵，一時疾雷不及掩耳，任彼施為。杜伏威一夥，直殺出城外來，行不數里，卻是東湖阻住去路。杜伏威分付眾好漢：「搶奪船隻，且渡過河去，若有追兵，亦好廝殺。得勝之後，逕落黃河，到那個去處，即是我等安身活命之所了。」眾好漢向湖口尋找得數隻小船，纜作一處，卻又在鄉村前後百姓人家，搶劫些錢米布帛柴薪酒肉鍋灶之類，下船安頓了，搖船的搖船，煮飯的煮飯。此時天已昏暮，點起柴火，努力搖過湖。

早是三更天氣，眾好漢上岸，席地而坐，大家喫了酒飯，沿湖取路而走。不五七里之間，天色已明，只聽得後面金鼓齊鳴，喊聲大振。杜伏威諒有追兵來到，揀一個空闊地面，將眾人兩下分開，做雁翅相似。選兩個老誠的，守護著勝金來福等，躲在樹木叢密去處。自卻盤膝坐下，腰邊取下一個錦絨搭膊，抖出兩個大紙包，一紅一綠。先打開綠紙包兒，眾人瞧看，卻是一包剪成的稻草。杜伏威左手捻訣，口中暗暗有詞，喝一聲「疾！」那些草變成四五百匹駿馬。又打開紅紙包兒，卻是一包赤豆。杜伏威又捻訣念詞，喝一聲「變！」那一包赤豆變作四五百個大漢，生得容顏怪異，狀貌猙獰，身長丈餘，手中各執器械，各分隊伍，排列聽令。杜伏威喝道：「後面追兵近了，眾壯士可用心攻殺，有功者賞，無功者一火焚之！」眾大漢一齊上馬，只見前面湖口上流頭無數船隻，搖旗吶喊而來，看看近岸。杜伏威看時，約有千餘軍士。為頭兩員將官，全身披挂，立在船頭上，指著岸上罵道：「尋死賊奴，殺人放火，罪孽貫天，逃往何處去！」指麾軍士搖船傍岸，殺近前來。正是：

人如猛虎搖山岳，馬似遊龍撼海濤。

不知兩邊勝負若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本節完）